

金上甄商代金文漢書卷之五

卷之四

全梁文卷六十二

烏程嚴可均校輯

陳慶之

慶之字子雲義興國山人從武帝舉義爲主書除奉朝請普通
中爲武威將軍迎元法僧還除宣猛將軍文德主帥轉東宮直
閣賜爵關中侯大通中爲假節颯勇將軍送元顥入魏還除右
衛將軍封永興縣侯出爲持節奮武將軍北兖州刺史中大通
中除南北司二州刺史大同中進號仁威將軍卒贈散騎常侍
左衛將軍謚曰武

攻滎陽宣喻士眾

吾至此已來屠城略地實爲不少君等殺人父兄略人子女又爲
無算天穆之眾竝是仇讎我等纔有七千虜眾三十餘萬今日之
事義不圖存吾已虜騎不可爭力平原及未盡至前須平其城壘

諸君無假狐疑自貽屠膾

梁書陳慶之傳

陳昕

昕字君章慶之第五子大同中爲邵陵王常侍文德主帥右衛
仗主除威遠將軍小峴城主遷宣猛將軍除陰陵戍主北譙太
守已疾不之官又除驃騎外兵尋爲臨川太守太清二年進雲
旗將軍爲侯景所殺

陳兵事啟

採石急須重鎮王質水軍輕弱恐慮不濟

梁書陳慶之傳

朱昇

昇字彥和吳郡錢塘人宋處士昭之之孫天監初爲揚州議曹
從事史直西省兼太學博士遷尙書儀曹郎兼中書通事舍人
進鴻臚卿太子右衛率加員外常侍中太通初遷散騎常侍大
同中遷右衛將軍加侍中太清中遷左衛將軍又遷中領軍卒

贈侍中尚書右僕射有周易集注一百卷

田飲引

卜田宇兮京之陽面清洛兮背修邛屬風林之蕭瑟值寒野之蒼茫鵬紛紛而聚散鴻冥冥而遠翔酒沈兮俱發雲沸兮波揚豈味薄于東魯鄙密甜于南湘于是客有不速朋自遠方臨清池而滌器闢山牖而飛觴促膝兮道故久要兮不忘閒談希夷之理或賦連翩之章

藝文類聚七十二

為武帝草張纘為尚書僕射詔

纘外氏英華朝中領袖司空呂後名冠范陽可尚書僕射

梁書張纘傳又

見南史五十六呂為朱异草詔

祀明堂議

祀明堂改服大裘又呂貴質不應三獻禮云朝踐用大罇鄭玄云大罇瓦也有虞氏瓦罇此皆是宗廟猶呂質素況在明堂理不容

象罇也郊祀貴質器用陶匏宗廟貴文誠宜雕俎明堂之禮于郊
爲文比廟爲質請改器用純漆庶合文質之衷舊儀鬯灌求神初
獻清酒次醴終醑禮畢太祝取俎上祭肉當御前已受俎五帝天
神不可求之于地二郊主祭無受肉之禮請停三獻灌鬯及授俎
之法止于一獻清酒舊用太牢案郊用鹵栗詩云配文王于明堂
有維牛維羊良由周監二代其義貴文明堂方郊未爲極質故特
用三牲今斟酌百王義存通典蔬果之薦雖符周禮而牲牢之用
宜遵夏殷請自今明堂牲用特牛

通典四十四

四望議

望是不卽之名豈容局于星海拘于岳瀆

隋書禮儀志一天監六年議者曰爲北郊有岳

鎮海瀆之座而又有四望之座疑爲煩重儀曹郎朱异議

雩祭燔柴議

案周宣雲漢之詩毛注有瘞埋之文不見有燔柴之說若曰五帝

必柴今明堂又無其事

隋書禮儀志二天監十年儀曹郎朱异議

更議復四望

鄭眾云四望謂日月星海鄭玄云謂五岳四鎮四瀆尋三鄭之說

互有不同竊已望是不卽之名凡厥遙祭皆有斯目豈容局于星

漢拘于海瀆請命司天有關水旱之義爰有四海名山大川能興

雲致雨一皆備祭

隋書禮儀志二天監十一年帝曰四望之事頃來遂絕宜更議復朱异議

封陽侯不應殤服議

禮年雖未及成人已有爵命者則不爲殤封陽侯年雖中殤已有

拜封不應殤服

隋書禮儀志二天監十四年舍人朱异議又見通典八十二

廟祀加一鉶羹議

二廟祀相承止有一鉶羹蓋祭祀之禮應有兩羹相承止于一鉶

卽禮爲乖請加熬油尊羹一鉶

隋書禮儀志二天監十六年十月舍人朱异議

元法僧內屬議

自王師北討剋獲相繼徐州地轉削弱咸願歸罪法僧法僧懼禍之至其降必非僞也

梁書朱異傳

請改郊祀儀注

禮大裘而冕祭昊天上帝五帝亦如之良由天神高遠義須誠質今從汎祭五帝禮不容文

齊儀初獻樽彝明堂貴質不應三獻又不應象樽禮云朝踐用太樽鄭云太樽瓦也記又云有虞氏瓦樽此皆在廟所用猶曰質素況在明堂禮不容象今請改用瓦樽庶合文質之衷

宗廟貴文故庶羞百品天義尊遠則須簡約今儀注所薦與廟不異卽理徵事如爲未允請自今明堂有膳準二郊但帝之爲名本主生育成歲之功實爲顯著非如昊天義絕言象雖曰同郊復應微異若水土之品蔬果之屬猶宜曰薦止用梨棗橘栗四種之果薑蒲葵韭四種之菹粳稻黍粱四種之米自此曰外郊所無者請

並從省除

隋書禮儀志一天監十年儀曹郎朱异曰爲云云

明堂旣汎祭五帝不容的有先後東階而升宜先春帝請改從青

帝始

明堂籩豆等器皆曰雕飾尋郊祀貴質改用陶匏宗廟貴文誠宜雕俎明堂之禮旣方郊爲文則不容陶匏比廟爲質又不應雕俎斟酌二途須存厥衷請改用純漆

舊儀明堂祀五帝先酌鬱鬯灌地求神及初獻清酒次酹終醑禮畢太祝取俎上黍肉當御前曰授請依郊儀止一獻清酒且五帝天神不可求之于地二郊之祭並無黍肉之禮並請停灌及授俎法

舊明堂皆用太牢案記云郊用特牲又云天地之牛角繭栗五帝旣曰天神理無三牲之祭而毛詩我將篇云祀文王于明堂有維羊維牛之說良由周監二代其義貴文明堂方郊未爲極質故特

用三牲止爲一代之制今斟酌百王義存通典蔬果之屬雖符周禮而牲牢之用宜遵夏殷請自今明堂止用特牛旣合質文之中又見貴誠之義

隋書禮儀志一

到洽

洽字茂公彭城武原人宋驃騎將軍彥之曾孫天監初爲太子舍人累遷司徒主簿尙書殿中郎太子中舍人侍讀學士國子博士出爲臨川內史還除太子家令遷給事黃門侍郎兼國子博士太子中庶子普通初遷尙書吏部郎領尙書左丞進御史中丞出爲貞威將軍雲麾長史尋陽太守大通元年卒贈侍中諡曰理子有集十五卷

奏劾劉孝綽

攜少姝於華省棄老母於下宅

梁書劉孝綽傳

周弘正補太學博士議

周郎年未弱冠便自講一經雖曰諸生實堪師表無俟策試

陳書周弘

正傳博士到洽議

劉昭

南朝齊書劉昭字叔才

昭字宣卿平原高唐人晉太尉寔九世孫天監初爲奉朝請遷

征北行參軍尚書倉部郎除無錫令歷宣惠豫章王中軍臨川

王記室遷通直郎出爲郟令有後漢書注一百二十五卷幼童

傳十卷集十卷

鈔集議祭六宗論

祭六宗論

虞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伏生馬融曰萬物非天
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禋于六
宗此之謂也歐陽和伯夏侯建曰六宗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
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者也孔安國曰精意曰享謂之
禋宗尊也所尊祭其祀有六埋少牢于太昭祭時也相近于坎壇

祭寒暑也王官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禋祭星也雩禋祭水旱也
禋于六宗此之謂也孔叢曰宰我問六宗于夫子夫子荅如安國
之說臣昭已此解若果是夫子所說則後儒無復紛然文秉案劉
歆曰六宗謂水火雷風川澤也賈逵曰六宗謂日宗月宗星宗岱
宗海宗河宗也鄭立曰六宗星辰司中司命風伯雨師也星五緯
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伯
箕也雨師畢也晉武帝初司馬紹統表駁之曰臣已爲帝在于類
則禋者非天山川屬望則海岱非宗宗猶包山則望何秩焉伏與
歆達失其義也六合之間非制典所及六宗之數非一位之名陰
陽之說又非義也并五緯已爲一分文昌已爲二箕畢旣屬于辰
風師雨師復特爲位立之失也安國案祭法爲宗而除其天地于
上遺其四方于下取其中已爲六宗四時寒暑日月眾星并水旱
所宗者八非但六也傳曰山川之神則水旱厲疫之災于是乎禋

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于是乎禋之又曰龍見而
雩如此禋者祀日月星辰山川之名雩者周人四月祭天求雨之
稱也雪霜之災非夫禋之所禳雩祭之禮非正月之所祈周人之
後說有虞之典故于學者未盡喻也且類于上帝卽禮天也望于
山川禋所及也案周禮云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
師社稷五祀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又曰兆五帝于四郊四類
四望亦如之無六宗之兆祭法云祭天祭地祭時祭寒暑日月星
祭水旱祭四方及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是有
天下者祭百神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復無六宗之文明六宗所禋
卽祭法之所及周禮之所祀卽虞書之所宗不宜特復立六宗之
祀也春官大宗伯之職掌玉作六器曰禮天地四方曰蒼璧禮天
曰黃琮禮地曰青圭禮東方曰赤璋禮南方曰白琥禮西方曰玄
璜禮北方天宗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

方之宗者四時五帝之屬也如此則羣神咸秩而無廢百禮徧修而不瀆于理爲通幽川秀才張髦又上疏曰禋于六宗禮祖考所尊者六也何呂攷之周禮及禮記王制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宜于社造于禴巡狩四方覲諸侯歸格于祖禴用特堯典亦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班瑞于羣后肆覲東后叶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巡狩一歲呂周爾乃歸格于藝祖用特臣呂尙書與禮三制同事一義符契相合禋于六宗正謂祀祖考宗廟也文祖之廟六宗卽三昭三穆也若如十家之說旣各異義上下違背且沒乎祖之禮攷之禮攷之祀典尊卑失序若但類于上帝不禋祖禴而行去時不告歸何呂格呂此推之較然可知也禮記曰攷政必本于天殺呂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殺地降于祖廟之謂仁義降于山川之謂興作降于五祀之謂制度又曰祭帝于郊所呂定天位也祀社于國所呂列地利也祭祖于廟所呂本仁也山

川所曰僎鬼神也五祀所曰本事也又曰禮行于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于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于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于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藏也凡此皆孔子所曰祖述堯舜紀三代之敎著在祀典首尾相證皆先天地次祖宗而後出川羣神耳故禮祭法曰七代之所更變者禘郊宗祖明舜受終文祖之廟察璇璣攷七政審己天命之定遂上郊廟當義合堯典則周公其人也郊祀后稷曰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曰配上帝是曰四海之內各曰其職來祭者也居其位攝其事郊天地供羣神之禮巡狩天下而遺其祖宗恐非有虞之志也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皆曰案先儒之說而曰水旱風雨先五嶽四瀆從祖考而次上帝錯于肆類而亂祀典臣曰十一家皆非也太學博士吳商曰爲禋之言煙也二祭皆積柴而實牲體焉曰升煙而報陽非祭宗廟之名也鄭所曰不從諸儒之說者將欲據周禮

禋祀皆天神也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八而日月并從郊故其餘爲六宗也曰書禋于六宗與周禮事相符故據曰爲說也且文昌雖有大體而星名異其日不同故隨事祭之而言文昌七星不得徧祭其第四第五此爲周禮復不知文昌之體而又妄引爲司中司命箕畢二星既不係于辰且同是隨事而祭之例又無嫌于所係者范甯注虞書曰攷觀眾議各有說難鄭氏證據最詳是曰附之案六宗眾議未知孰是虞喜別論云地有五色太社象之總五爲一則成六六爲地數推案經句闕無地祭則祭地臣昭曰六宗紛紜眾釋互起竟無全通亦難偏折歷辨碩儒終未挺正康成見宗是多附焉蓋各爾志宣尼所許顯其一說亦何傷乎竊曰爲祭祀之敬莫大天地虞典首載彌久彌盛此宜學者各盡所求臣昭謂虞喜曰祭地近得其實而分彼五色合五爲六又不通禋更成疑昧尋虞書所稱肆類于上帝是祭天天不言天而曰

上帝帝是天神之極舉帝則天神斯盡日月星辰從可知也禋于六宗是實祭地地不言地而曰六宗宗是地數之中舉中足曰該數社稷等祀從可知也天稱神上地表數中仰觀俯察所曰爲異宗者崇尊之稱斯亦盡敬之謂也禋也者埋祭之言也實瘞埋之異稱非周禋之祭也夫置字涉神必曰今之示今之示卽古之神所曰社稷諸字莫不曰神爲體虞書不同祀名斯隔周禮改煙音形兩異虞書改上正元祭義此焉非疑曰爲可了豈六置宗便爲傷祭乎風俗通曰周禮曰爲橧燎祀司中司命文昌上六星也橧者積薪燔柴也今民猶祠司命耳刻木長尺二寸爲人像行者置篋中居者別作小居齊地大尊重之汝南諸郡亦多有者皆祠曰猪率曰春秋之月

後漢志祭祀中注

難晉劉世明論久喪不葬服

喪無三孤廟無二主受弔之禮唯喪主拜稽顙餘人喪踊而已諸